

The Declaration

剩余人 永生

Gemma Malley
[英] 嘉玛·梅莉 著



永生，是在轮回消失后，
幻化了道德的谎言，散发着多余的唯美。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剩余人I 永生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剩余人 I, 永生/(英)梅莉著;钟晴川等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36-7195-9

I. ①剩… II. ①梅…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856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0-130 号

Copyright©2007

Copyright licensed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 名 剩余人 I · 永生

著 者 [英]嘉玛·梅莉

译 者 钟晴川 冯 瑛 范 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责任编辑 周 莉 E-mail: zhoulwentao@126.com

封面设计 智于设计

版式设计 智于设计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787mm×1092mm)

印 张 7.25

字 数 1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195-9

定 价 24.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4

上架建议:小说·青春文学



我叫安娜。
我不该存在，压根儿就不该存在。
可我却偏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Contents

目 录

1 我, 剩余人安娜	001
2 神秘男孩	011
3 反叛	020
4 蝴蝶	027
5 诡计	033
6 憧憬	040
7 游戏	048
8 威胁	058
9 夜访禁闭室	068
10 偷听	078
11 再访禁闭室	089
12 决策	096
13 斗智斗勇	102
14 你喜欢我吗?	112
15 成功“越狱”	117
16 火速追捕	127
17 惊险大搜捕	135
18 冒险相助	147
19 夜色下的逃亡	152
20 出卖	159
21 背叛	168
22 都是日记惹的祸	176
23 我们爱你, 安娜	181
24 爱·永生	193
25 爱的救赎	203
26 自由	208
27 我, 安娜·柯维	216





1 我，剩余人安娜

2140 年 1 月 11 日

我叫安娜。

我不该存在，压根儿就不该存在。

可我却偏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这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生下来。可想不想都已经发生了。不过我年幼的时候就被送来格兰奇之家，意味着我会有不错的未来。品森特夫人是这样说的。她是这儿的负责人，我们称她院长。我就住在格兰奇之家，在这里，我这样的孩子要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这就是我们这些人活着的意义。

我有名无姓，可品森特夫人不一样，她全名叫玛格丽特·品森特。有人叫她玛格丽特，多数人叫她品森特夫人，我们叫她院长。最近，我也开始称呼她品森特夫人了，当然，我可没傻到会当面这样叫她。

常人至少有一个名字、一个姓氏，有时会更多。

而我，却只有名，没有姓。

我就叫安娜。品森特夫人说，像我这样的人，不需有姓，只配有名，而且有个名就足够了。

其实，品森特夫人并不喜欢安娜这个名字，她说，我刚来的时候她就想给我改名。可我脾气倔，除了这个名字，叫我其他的我一概不应声，最终她只好放弃了。我很高兴——虽然是父母为我取的，安娜这个名字，我喜欢。

我恨我父母。他们违反了《永生宣言》，他们只考虑自己，不为别人着想。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狱，连我都不知道是在哪里。生活在格兰奇之家的孩子和我一样，都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这样很好，我对他们毫不牵挂。

这里，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只有名没有姓。品森特夫人说，这是我们与常人的不同。当然，这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个称呼嘛，但有时你又会觉得这很重要。有时我渴望有个姓，就算难听点的也行啊，我不在乎。一次，我甚至去找品森特夫人，想随她的姓，叫安娜·品森特。她听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我的脑袋，罚我吃了整整一周的冷饭。事后，缝纫课教员拉尔森夫人告诉我，我这样的孩子请求随品森特夫人的姓，这对她是一种侮辱，听起来好像我跟她沾亲带故似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称呼，但那只是一个附称，并不算是名字。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有那个附称，那实际上也就不像个名字了。在品森特夫人随身带的点名册上，我的名字赫然写着：

剩余人安娜

那更像是个描述性的词语，而不是名字。格兰奇之家的孩子都是“剩余人”，没人需要，没有容身之地。

其实，能来这儿是我的幸运。如果努力工作，人家雇佣我，我就有机会替父母赎罪。品森特夫人说，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有些

国家,剩余人会被当成畜生,任意处理掉。

当然,这个国家的人不会这么残忍。在英国,人们培养剩余人,让我们变得对别人有用,这样,我们的存在也就不是那么糟糕的事了。为了使自由人——即合法公民——有人服侍,他们创建了格兰奇之家,而我们也要卖力地工作——我们要懂得感恩。

但是,并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建立剩余院来安置所有的剩余人。品森特夫人说,多一个剩余人,就让大自然多一份负担,最终大自然会不堪重负的。也许,即使对剩余人来说,被处理掉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谁又愿意成为榨干大自然的罪魁祸首呢?所以,我对我父母恨之入骨,都是拜他们所赐,我才会在哪儿。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偶尔我也会想到那些被处理掉的孩子。我不知道当局是怎样处理掉他们的,不知道那会不会痛。我想知道那些国家的人又是怎样对待仆人和管家的。朋友茜拉告诉我,这个国家,也有杀死小孩的事情发生。我可不信。品森特夫人说茜拉的想象力过于丰富,这样迟早会害了她。我不知道是不是茜拉的想象力太丰富,但我确信她是在编故事,就像她刚来格兰奇之家的时候,就对我发誓说,她父母没有签署《永生宣言》,她是合法人,她父母“拒绝永生”,所以她被送到这里是个极大的错误。她一次又一次坚持说,早晚有一天,爸爸妈妈把一切安顿好,就会来接她回去的。

当然,他们根本没来。

在格兰奇之家 500 个剩余人之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来这儿时间最长的。两岁半时,我就来这儿了——那时,我被养在一间阁楼里——想象得到吗?邻居听到我哭,知道房子里是不该有孩子的,于是

打电话报告了当局。品森特夫人说，我欠邻居们一个大大的人情。她还说，孩子也有办法了解事实，我当时大哭，就是想让人们发现我呢。可除了哭，我还能怎样呢？难不成在一间阁楼里过一辈子？

对那间阁楼，对我的父母，我毫无印象。或许以前记得，但我也不能确定。可能是梦境吧。为什么会有人打破《永生宣言》，生下孩子，却又把她养在阁楼里？简直愚蠢至极！

现在我记不清刚到格兰奇之家时的情景，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谁会在两岁半就开始记事了呢？我只记得非常冷，我哭喊着要爸爸、要妈妈，喉咙都喊哑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么自私，多么愚蠢。还记得，那时候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惹麻烦。真的，小时候的事，我就记得这么多了。

如今我不再麻烦缠身了。品森特夫人夸奖我，说我已经学会承担责任，有望成为“有用之才”。

“有用之才安娜”，这个称呼比“剩余人安娜”好听百倍。

学习能力快，这使我有希望成为“有用之才”。我会做 55 种菜肴，达到厨师级水平；还会做 40 种菜品，叫人赞不绝口。可是，我做鱼总是没有做肉那么可口。我还是一个缝纫好手。上次的综合考评，我得到夸奖，说我肯定会成为一名称职的仆人。如果细节上再改进一些，下次我会得到更高的褒奖。这样，六个月以后，离开格兰奇之家，我会去一家较上等的人家。再过六个月，就是我 15 岁生日了，品森特夫人说，那时我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我能如此幸运地受到这么好的培训，是因为我能认清自己的身份，而上等人家就喜欢这样的仆人。

我不知道离开格兰奇之家会是什么感觉。激动？或许吧。但是也很害怕。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乡下的一户人家，女主人是夏普夫人。

她家的仆人病了,我在那儿干了三个星期。一个星期五晚上,烹任课教员基恩夫人带我走到她家,干完活儿,又把我带了回来。来回都是晚上,我根本没看清那个村庄的样子。

不过,那户人家布置得很漂亮。墙上的漆是明亮的暖色调;地毯很厚实,跪在上面膝盖不会痛;还有大大的沙发,让人想窝在里面永远睡过去。这些与格兰奇之家可完全不同。

夏普夫人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种满了鲜花,在屋里从每一扇窗户望去,都能看到那些美丽的花儿。花园后面有一小块耕地,夏普夫人有时会种些蔬菜,我去的时候土地倒是空着的。当局认为养花是一种堕落,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夏普夫人说,食物不能在世界各地空运补缺,每家都得自给自足,但她认为养花也同样重要。我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有时候花儿和粮食同样重要——这就看你对哪方面有所追求了。

夏普夫人家时常开着暖气,从不觉得冷。她是这世上心肠最好的人了。一次,我在打扫卧室,她竟然让我试一试她的唇膏。我怕她会告诉品森特夫人,便拒绝了,可事后我就后悔了。夏普夫人从不把我当剩余人看待。她说,很高兴家里出现一张年轻的面孔。

我喜欢在她家干活儿,主要因为她很和蔼。还有,她家的墙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照片,这简直难以想象。每一张照片上她都露出甜美的微笑,或举着酒杯,或站在雄伟的建筑物、纪念碑前。这些照片记录了她的假期旅行。夏普夫人告诉我,她一年至少出国三次,以前坐飞机,现在增加了燃油税,只好坐火车或者轮船去。可她仍然坚持旅行,去游历世界——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问她:“不然什么就没有意义了?”但我没问,因为剩余人不许提问,否则就是一种冒犯。她去过150个国家,有些国家还去过好几次。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把嘴张得太大,我可

不想让她发现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个国家。在格兰奇之家从不讲授国家地理知识。

现在离开夏普夫人家足足一年了，我猜她应该去过 153 个国家了吧。多希望一直做她的仆人啊，她从没打过我呢。

去国外旅行，那一定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夏普夫人给我看过一张世界地图，她指给我看哪里是英国，给我讲中东地区的沙漠，印度的群山，还有浩瀚的海洋。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沙漠，因为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在沙漠中，谁还会是“剩余人”呢——即使你知道自己明明就是个剩余人，可在那里根本没有人会时刻提醒你这一点。

可我很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沙漠了吧。品森特夫人说，人们现在能在沙漠上盖房子了，沙漠正在迅速消失；沙漠是奢侈品，这个世界负担不起。她还说，我应该考虑的是我的熨烫技能，而不是那些我永远去不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她的话是对还是错，但我绝不会这样问她的。据夏普夫人说，曾经有一个仆人跟随她环游世界，为她收拾行李，买往返车票。那个仆人曾跟随夏普夫人 40 年，失去她令夏普夫人很失落，因为新来的仆人受不了高温，每次夏普夫人要出行，不得不把她留在家里。如果我能为环游世界的主人干活，我才不在乎高温呢。虽然沙漠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可我确定，我会喜欢那里的。

“安娜！安娜！快过来！”

“来了，院长！”安娜赶忙应答。

前一秒，她还翻着夏普夫人送给她的临别礼物——一个小日记本，闻声她赶紧合上本子，收起笔，把日记本藏了起来。她冲出女浴 2 室，跑到走廊上，紧张得满脸通红。

品森特夫人叫了她多久?她怎么没听到呢?!

其实,她一动笔就全身心投入其中了。夏普夫人送她这个礼物,已经一年了。小巧而厚实的日记本,粉红色绒面革的封皮,奶油色的纸张,可真是漂亮极了。安娜不忍心在纸页上写上一笔。她经常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在手里摆弄着,很有负罪感地享受着绒面革封皮的柔软质地,再悄悄把它藏起来。可是,她还从来没在里面写上一个字呢。今天,不知怎的,她拿出日记本,想也没想就写了起来,可一写就收不住笔了。平日里她紧张又忙碌,哪有时间思考和抒情,可刚才她的万般思绪一股脑地倒出来,仿佛要出来透透气。

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一旦被发现,她就会挨打。第一,剩余人不允许收任何人的礼物。第二,在格兰奇之家不允许写日记。品森特夫人经常提醒他们,剩余人来格兰奇之家可不是来认字、写字的,而是来学习、来工作的。读写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读写的剩余人就会思考,而想太多对剩余人来说毫无意义。不教剩余人认字,一切就会简单许多。但现在市场需要会识字的管家,她也没得选。

要是自己果真是“有用之才”,早就该把这个日记本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一点安娜很清楚。欲望是一种考验,品森特夫人经常这么说。安娜已经两次没有经受住诱惑了,她先是接受了日记本这份礼物,现在又在上面写东西。真正的“有用之才”不会这样做吧?他们不会违反规矩的。

安娜从来没有违反规矩,从来都唯命是从,今天终于抵不住诱惑了。一旦日记本上留下了她的文字,她就知道自己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可她又舍不得丢掉它,为此她将不惜一切代价。

这时，安娜正赶去品森特夫人的办公室，她边走边给自己鼓劲，只要藏好，没人发现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她试图说服自己：如果没人发现这个罪恶的秘密，她的情感就会与日记本一起埋葬，这就算不上罪恶的事情了。想到这里，她的心情平静了些。

转弯之前，安娜扫视周身，迅速整理整理衣服。剩余人要时刻保持整洁得体，安娜最不愿意惹品森特夫人心烦了。如今安娜是格兰奇之家的监督生，这就意味着她有了“优厚的待遇”——如果晚饭时有剩饭，她可以再吃一些；睡觉时还多奖励一床毯子，这样就不用整晚瑟瑟发抖了，可以安睡一夜。可不能惹麻烦，安娜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惹麻烦了。

安娜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恢复了往日的镇定自若，这才转过弯，敲了敲虚掩的院长办公室的门。

品森特夫人的办公室昏暗阴冷，发黄的墙上漆已斑驳，头顶的吊灯好像要照清楚空气中的每一粒尘埃。安娜在这间屋子里没少挨过打、受过罚，虽然现在快 15 岁了，可每次经过这个门，她都本能地冒冷汗。

“安娜，你怎么才来！”品森特夫人不耐烦地说，“以后请不要再让我这样等你了，OK？快去，给新来的男孩收拾个床铺。”

安娜点点头，毕恭毕敬地说：“是，院长。安排在婴幼安抚室？”

住在格兰奇之家的孩子有三个年龄层：婴幼儿、儿童、少年。一般说来，剩余人在婴幼儿时期就来剩余院了，从刚出生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 5 岁幼儿，年龄大小不等。每当一个新婴幼儿来到这里，人人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刚来时不适应新环境，都会连续好几天不停地啼哭叫嚷。婴幼安抚室被隔离在顶层，以免婴幼儿打扰到其他

人。这样安排的初衷是好的,可实际上,谁都能听到婴儿们的哭叫声。这哭叫声让其他剩余人感慨颇多:他们能体会到婴幼儿的凄惨,也会回忆起当年自己初来乍到时的情景。哭叫声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像幽灵一样日日回响。几乎所有剩余人都记得来格兰奇之家的最初几个月、最初几周,他们难以适应这里残酷的新环境。很少有人愿意被迫离开心碎欲绝的父母,深更半夜被遣送到这个陌生的、冷冰冰的、严酷的剩余院。新婴幼儿来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堵上耳朵,尽全力尘封那段痛苦的回忆。

没人会为新来的婴幼儿感到难过——若说他们的到来使其他人产生什么情绪变化,那也是对他们的厌恶和愤怒。一个新来的婴幼儿,会给其他所有人带来灾难。

儿童剩余人是6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不时有这样的新面孔出现,他们不哭不闹,却少言寡语,不与人交流。他们会很快适应格兰奇之家,知道大哭大闹就会挨打,哭闹根本不值得。虽然他们比婴幼儿好管教,可还是有些问题。他们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大,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久,通常都怀揣许多坏点子。有些人在自然科学课上公然挑衅;有些人,比如茜拉,暗自坚信有一天父母会来接她。他们有时真的很愚昧,来到这儿是他们的幸运,可他们却不领情。

安娜是少年剩余人,一名“待业剩余人”。少年剩余人要真正开始接受培训,掌握将来服务他人的本领。同时还要接受考评,参加讨论。比如,讨论“永生”药,讨论剩余人、剩余人的父母,通过这些讨论,可以考查他们是否能认清自己的身份,是否能适应外面的世界。安娜很聪明,她从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不声讨《永生宣

言》。而有些人一有机会就畅所欲言，图了那两分钟的痛快，却换得关禁闭的苦闷。品森特夫人把那称为“苦役”。想到这里，安娜不禁打了个冷战。不过，她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不会在自然科学课上公然挑衅，也不会声讨当局。她本来就不是个爱惹麻烦的孩子。

品森特夫人皱了皱眉，说：“不，不在婴幼儿安抚室。在少年成长室给他安排个床铺。”

安娜瞪大了眼睛——还从来没有人初到格兰奇之家就进少年成长室呢。不会弄错了吧？要不，肯定是他之前在别的地方受过训练。

“那……那他是从别的剩余院转来的？”她忍不住问了出来。平时如果没有品森特夫人的允许，他们是不能随便问问题的，除非他们要执行某项特殊工作，需要问清楚。

品森特夫人眯了眯眼睛。“够了，安娜，”她一点头，“一小时之后安顿好。就这样。”

安娜默默地点了点头，按捺住心中的疑惑，转身离开。进少年成长室，至少要 13 岁啊。他是谁？之前他在哪儿？现在为什么到了这里？



2 神秘男孩

一个星期之后皮特才来到格兰奇之家。那天,大家正在上自然科学课,他来了。像其他人一样,安娜努力让自己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且,她也不想让他看出自己对他好奇。无疑,新来的这个男孩自认为与众不同,可安娜并不这样看。

不过,安娜知道一些无人知晓的事情。其实皮特并不是那一周到格兰奇之家,此前一周他就来到这儿了——正如品森特夫人之前说的那样。只是皮特深夜才到,而且他一定又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第二天安娜查看床铺的时候,发现他床上根本没有睡过的痕迹。

七天前,半夜时分,安娜听到他来了。当时其他人都在睡觉,整个格兰奇之家静得出奇。偶尔传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和顶层婴幼儿惯有的微弱哭声,这正好掩护安娜安全地走到三楼。没人打扰,她匆匆写日记,然后把日记本藏在一个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从品森特夫人的办公室回寝室的路上,安娜觉得应该把日记本丢掉,她为自己这么容易就向诱惑投降而感到羞愧。

可一想到要失去这个日记本,她就觉得心疼、不舍。于是,一瞬

间，满脑子又都是偷藏日记本的想法。她坚信，丢掉它更容易被发现。垃圾箱里有个粉色绒皮日记本，一定会惹人注意，即使用旧报纸包着，也会有人找到，继而发现她写的日记。

好吧，她决定了，把它藏起来，那会更安全。她能想到的地方只有女浴2室。女浴2室在三楼，早在安娜有日记本之前，这里就隐藏了一个秘密——在某个浴缸后面有一个小洞。几年前，安娜不小心把肥皂掉在浴缸后面，发现了这个小洞。在格兰奇之家，一块肥皂至少要用四个月，浪费就违反了规矩，要加罚晚上工作。当时，安娜担心受罚，就伸手从肥皂掉下去的位置使劲摸去，这时她触到了墙上的一个小洞。除非特意去找，否则坐在浴缸里根本看不到这个小洞。

那个时候，安娜捡回肥皂，长舒了一口气，并没有多想。她迅速洗完澡回到寝室吟诵睡前誓词。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藏东西的地方，不禁感到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仅属于她一个人的小秘密。尽管不能拿着它，把它带在身边，可这是除了工作制服、牙刷、毛巾之外，她拥有的第一样物品。

剩余人不能有私人物品，品森特夫人说，世上的剩余人无权拥有任何物品。尽管安娜觉得那个秘密小洞算不上真正的物品，但在随后的几周里，刚当上“主人”的她开始搜集实实在在的物品，放到洞里。她就像只小喜鹊一样，洗衣房里衬衫上掉落的碎布头、杂物间不知谁遗落的茶匙都被她放进那个秘密小洞里。她几近疯狂地感受着自己独享的这个秘密。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安娜已经长大，不再做那么幼稚的事了。

但至少安娜觉得自己有过私有物品，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物